

清儒學案

世章



清儒學案

卷四

四

四

清儒學案卷九十六

天津徐世昌

實齋學案

乾嘉閒休寧高郵諸儒相與正訓詁明音韻考名物覈度
數淺流爲支離破碎實齋獨伸六藝皆史之旨條其義例
比於子政辨章舊聞當時闡寂近數十年翕然宗之述實
齋學案

章先生學誠

章學誠字實齋會稽人乾隆戊戌進士官國子監典籍生而質
魯賦稟瘠弱少入塾從同縣王浩學日誦百餘言猶亟亟不赴
程已而日親墳籍不甘爲章句之學從山陰劉文蔚童鉦游習
聞蔽山南雷之說熟於明季朝政始末縱覽子史自具識力知

所去取意所不愜輒批抹塗改疑者隨時札記以俟參攷久之
洞明著作之本原嗣游朱竹君之門遍覽其藏書與名流討論
講貫益審學術源流同異以所聞見證平日之見解有幼時所
見及至老不可移者交餘姚邵二雲務推究古近史家之學嘗
客馮兵備廷丞所與休寧戴東原江都汪容甫同爲兵備所敬
禮而所學異趣先生學長於史嘗謂六經皆史書與春秋同原
詩教最廣太史陳之官禮制作與大易之制憲明時聖王經世
之大皆所以爲史也嘗就南北方志之聘創州縣立志科方志
立三書議畢尙書沅總督湖廣延撰湖北通志書成多異議先
生條辨之今所論定和州永清亳州天門諸志或傳或不傳而
湖北通志亦非其舊矣其敘校讐通義謂校讐之義自劉向父
子部次條別將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

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推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於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鄭樵生千載而後慨然有會於向歆討論之旨因取歷朝著錄略其魚魯豕亥之細而特以部次條別疏通倫類考其得失之故而爲之校讐蓋自石渠天祿以還學者所未嘗窺見者也顧樵生南宋之世去古已遠劉氏所謂七略別錄之書久已失傳

唐志尙存宋志已逸嗣是不復見矣

所可推者

獨班固藝文一志而樵書首譏班固凡所推論有涉於班氏之業者皆過爲貶駁之辭蓋樵爲通史而固則斷代爲書兩家宗旨自昔殊異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無足怪也獨藝文爲校讐之所必究而樵不能平氣以求劉氏之微旨則於古人大體終似有所未窺又其議論過於駿利隋唐史志甲乙部目亦略涉

其藩而未能推闡向歆術業以究悉其是非得失之所在故其
自爲通志藝文金石圖譜諸略牴牾錯出與其所譏前人著錄
之謬未始徑庭此不揣本而齊末者之效也先生文不空作探
原官禮而有得於向歆父子之傳撰通義數十萬言於古今學
術輒能條別而得其宗旨立論多前人所未發視唐宋文體夷
然不屑所修和州亳州永清天門諸志皆得體要嘉慶辛酉先
生卒時年六十四病中以槁寄蕭山王宗炎爲次日錄道光壬
辰次子華紱寫定文史通義內篇五卷外篇三卷校讐通義三
卷近吳興劉承幹又輯遺槁增方志略例二卷文集八卷湖北
通志檢存槁四卷外集二卷湖北通志未成槁一卷外編十八

卷統名曰章氏遺書

參史傳 譚廷獻撰
傳 章氏遺書目

文史通義

經解上

六經不言經三傳不言傳猶人各有我而不容我其我也依經而有傳對人而有我是經傳人我之名起於勢之不得已而非其質本爾也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夫爲治爲察所以宣幽隱而達形名布政教而齊法度也未有以文字爲一家私言者也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經綸之言綱紀世宙之謂也鄭氏注謂論撰書禮樂施政事經之命名所由昉乎然猶經緯經紀云爾未嘗明指詩書六藝爲經也三代之衰治教旣分夫子生於東周有德無位懼先聖王法積道備至於成周無以續且繼者而至於淪失也於是取周公之典章所以體天人之撰而存治化之迹者獨與其徒相與申而明之此六藝之所以雖失官守而猶賴有師教也然

夫子之時猶不名經也逮夫子既歿微言絕而大義將乖於是弟子門人各以所見所聞所傳聞者或取簡畢或授口耳錄其文而起義左氏春秋子夏喪服諸篇皆名爲傳而前代逸文不出於六藝者稱述皆謂之傳如孟子所對湯武及文王之囿是也則因傳而有經之名猶之因子而立父之號矣至於官師旣分處士橫議諸子紛紛著書立說而文字始有私家之言不盡出於典章政教也儒家者流乃尊六藝而奉以爲經則又不獨對傳爲名也荀子曰夫學始於誦經終於習禮莊子曰孔子言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曰繙十二經以見老子荀莊皆出子夏門人而所言如是六經之名起於孔門弟子亦明矣然所指專言六經則以先王政教典章綱維天下故經解疏別六經以爲入國可知其教也論語述夫子之言行爾雅爲羣經之訓

詁孝經則又再傳門人之所述與緇衣坊表諸記相爲出入者爾劉向班固之徒序類有九而稱藝爲六則固以三者爲傳而附之於經所謂離經之傳不與附經之傳相次也當時諸子著書往往自分經傳如撰輯管子者之分別經言墨子亦有經篇韓非則有儲說經傳蓋亦因時立義自以其說相經緯爾非有所擬而僭其名也經固尊稱其義亦取綜要非如後世之嚴也聖如夫子而不必爲經諸子有經以貫其傳其義各有攸當也後世著錄之家因文字之繁多不盡關於綱紀於是取先聖之微言與羣經之羽翼皆稱爲經如論語孟子孝經與夫大小戴記之別於禮左氏公穀之別於春秋皆題爲經乃有九經十經十三十四諸經以爲專部蓋尊經而并及經之支裔也而儒者著書始嚴經名不敢觸犯則尊聖教而慎避嫌名蓋猶三代以

後非人主不得稱我爲朕也然則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爲文字以傳後世也

經解中

事有實據而理無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經皆取先王典章未嘗離事而著理後儒以聖師言行爲世法則亦命其書爲經此事理之當然也然而以意尊之則可以意僭之矣蓋自官師之分也官有政賤者必不敢強干之以有據也師有教不肖者輒敢紛紛以自命以無據也孟子時以楊墨爲異端矣楊氏無書墨翟之書初不名經

雖有經篇經說未名全書爲經

而莊子乃云苦獲鄧陵之屬

皆誦墨經則其徒自相崇奉而稱經矣東漢秦景之使天竺四

十二章皆不名經

佛經皆中國繙譯竺書無經字

其後華言譯受附會稱經則

亦文飾之辭矣老子二篇劉班著錄初不稱經隋志乃依阮錄稱老子經意者阮錄出於梁世梁武崇尚異教則佛老皆列經科其所倣也而加以道德真經與莊子之加以南華真經列子之加以沖虛真經則開元之立教設科附飾文致又其後而益甚者也韓退之曰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則名教旣殊又何妨於經其所經非吾所謂經乎若夫國家制度本爲經制李悝法經後世律令之所權輿唐人以律設科明祖頒示大誥師儒講習以爲功令是卽易取經綸之意國家訓典臣民尊奉爲經義不背於古也孟子曰行仁政必自經界始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漢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後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於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於六藝之文固無嫌也至於術數諸家均出聖門

制作周公經理垂典皆守人官物曲而不失其傳及其官司失
守而道散品亡則有習其說者相與講貫而授受亦猶孔門傳
習之出於不得已也然而口耳之學不能歷久而不差則著於
竹帛以授之其人

說詳詩
教上篇

亦其理也是以至戰國而羲農黃帝

之書一時雜出焉其書皆稱古聖如天文之甘石星經方技之
靈素難經其類實繁則猶匠祭魯般兵祭蚩尤不必著書者之
果爲聖人而習是術者奉爲依歸則亦不得不尊以爲經言者
也又如漢志以後雜出春秋戰國時書若師曠禽經伯樂相馬
之經其類亦繁不過好事之徒因其人而附合或略知其法者
託古人以鳴高亦猶儒者之傳梅氏尙書與子夏之詩大序也
他若陸氏茶經張氏棋經酒則有甘露經貨則有相貝經是乃
以文爲諧戲本無當於著錄之指譬猶毛穎可以爲傳蟹之可

以爲志琴之可以爲史荔枝牡丹之可以爲譜耳此皆若有若無不足議也蓋卽數者論之異教之經如六國之各王其國不知周天子也而春秋名分人具知之彼亦不能竊而據也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爲大旣爲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卽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術藝之經則各有其徒相與守之固無虞其越畔也至諧戲而亦以經名此趙佗之所謂妄竊帝號聊以自娛不妨諧戲置之六經之道如日中天豈以是爲病哉

經解下

異學稱經以抗六藝愚也儒者僭經以擬六藝妄也六經初不爲尊稱義取經綸爲世法耳六藝皆周公之政典故立爲經夫子之聖非遜周公而論語諸篇不稱經者以其非政典也後儒

因所尊而尊之分部隸經以爲傳固翼經者耳佛老之書本爲一家之言非有綱紀政事其徒欲尊其教自以一家之言尊之

過於六經無不可也強加經名以相擬何異優伶效楚相哉亦其愚也揚雄劉歆儒之通經者也揚雄法言蓋云時人有問用法應之抑亦可矣乃云象論語者抑何謬邪雖然此猶一家之言其病小也其大可異者作太玄以準易人僅知謂僭經爾不知易乃先王政典而非空言雄蓋蹈於僭竊王章之罪弗思甚也

詳易教篇

衛氏之元包司馬之潛虛方且擬玄而有作不知玄之

擬易已非也劉歆爲王莽作大誥其行事之得罪名教固無可說矣卽擬尙書亦何至此哉河汾六籍或謂好事者之緣飾王通未必遽如斯妄也誠使果有其事則六經奴婢之誚猶未得其情矣奴婢未嘗不服勞於主人王氏六經服勞於孔氏者又

何在乎束皙之補笙詩皮日休之補九夏白居易之補湯征以爲文人戲謔而不爲虐稱爲擬作抑亦可矣標題曰補則亦何取辭章家言以綴詩書之闕邪至孝經雖名爲經其實傳也儒者重夫子之遺言則附之經部矣馬融誠有志於勸忠自以馬氏之說援經徵傳縱橫反覆極其言之所至可也必標忠經亦已異矣乃至分章十八引風綴雅一一效之何殊張載之擬四愁七林之倣七發哉誠哉非馬氏之書俗儒所依託也宋氏之女孝經鄭氏之女論語以謂女子有才嘉尙其志可也但彼如欲明女教自以其意立說可矣假設班氏惠姬與諸女相問答則是將以書爲訓典而先自託於子虛亡是之流使人何所適從彼意取其似經傳耳夫經豈可似哉經求其似則譚駙有卦見輟耕錄皆諧韓始收聲有月令矣皆諧若夫屈原抒憤有辭二十五篇

劉班著錄概稱之曰屈原賦矣乃王逸作注離騷之篇已有經名王氏釋經爲經亦不解題爲經者始誰氏也至宋人注屈乃云一本九歌以下有傳字雖不知稱名所始要亦依經而立傳名不當自宋始也夫屈子之賦固以離騷爲重史遷以下至取騷以名其全書今猶是也然諸篇之旨本無分別惟因首篇取重而強分經傳欲同正雅爲經變雅爲傳之例是孟子七篇當分梁惠王經與公孫滕文諸傳矣夫子之作春秋莊生以謂議而不斷蓋其義寓於其事其文不自爲賞罰也漢魏而下倣春秋者蓋亦多矣其閒或得或失更僕不能悉數後之論者至以遷固而下擬之尙書諸家編年擬之春秋不知遷固本紀本爲春秋家學書志表傳殆猶左國內外之與爲終始發明耳諸家陽秋先後雜出或用其名而變其體

十六國春秋之類

或避其名而擬

其實通鑑綱目之類要皆不知遷固之書本紹春秋之學並非取法尙

書者也故明於春秋之義者但當較正遷固以下其文其事之中其義固何如耳若欲萃聚其事以年分編則荀悅袁宏之例具在未嘗不可法也必欲於紀傳編年之外別爲春秋則亦王氏元經之續耳夫異端抗經不足道也儒者服習六經而不知經之不可以擬則淺之乎爲儒者矣

原道上

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人之生也自有其道人不自知故未有形三人居室則必朝暮